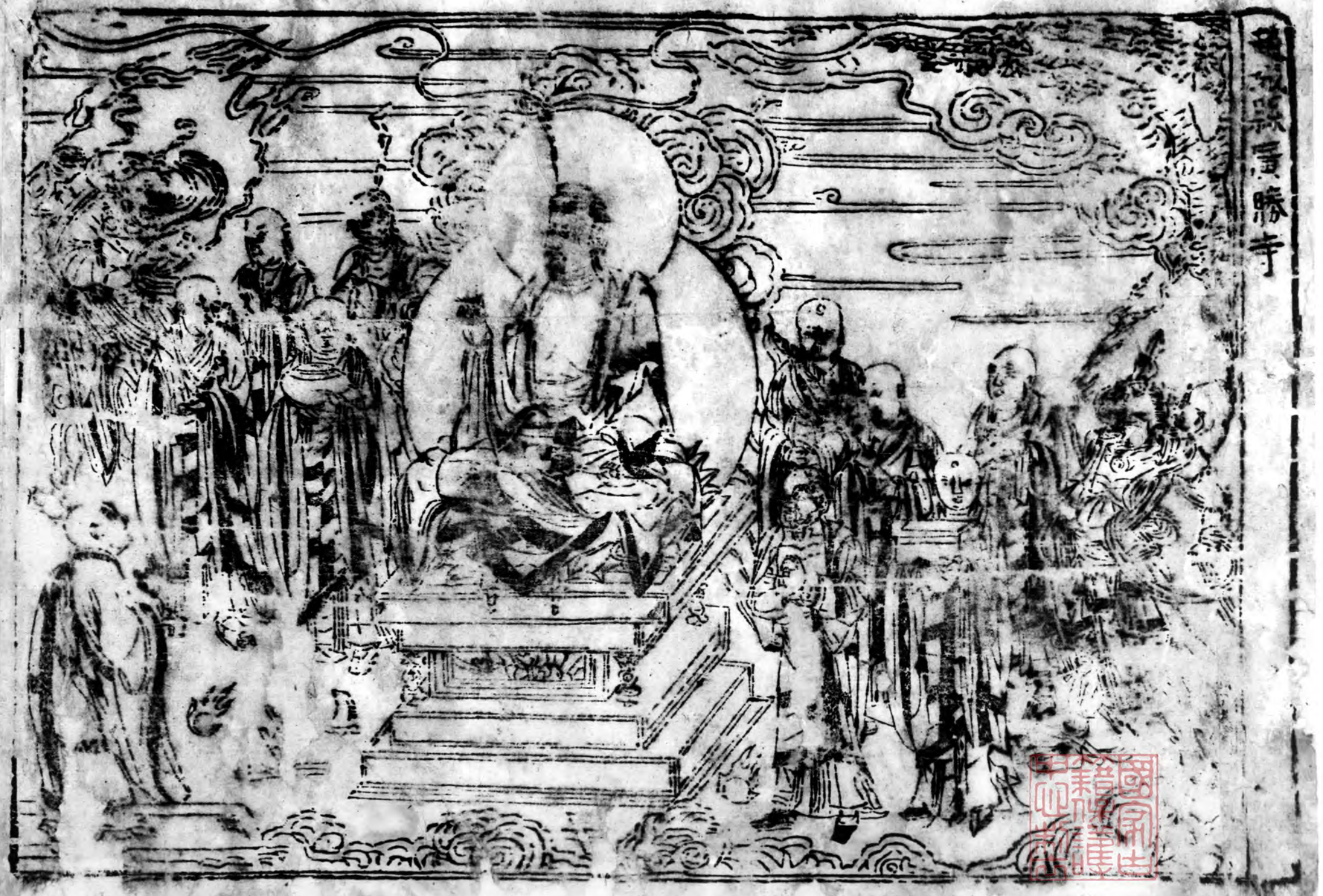

景德傳燈録卷第二十七

禪門達者雖不出世有名於時者十人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禪門達者雖不出世有名於時者十人

金陵寶誌禪師　婺州善慧大士
南嶽慧思禪師　天台智顗禪師
泗州僧伽和尚　萬迴法雲公
天台豐干禪師　天台寒山子
天台拾得　明州布袋和尚

諸方雜舉徵拈代別語

寶誌禪師金城人也姓朱氏少出家止道林寺修習禪定宋太始初忽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徒跣執錫杖頭擐剪刀尺銅鑑或挂一兩尺帛數日不食無飢容時或歌吟詞如讖記士庶皆共事之齊建元中武帝謂師惑衆收付建康獄既旦人見其入市及檢獄如故建康令以事聞帝延於宮中之後堂師在華林園忽一日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繼薨齊亦以此季矣由是禁師出入梁高祖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燋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譚其隱淪則遯僊高者豈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勿得復

禁帝一日問師曰弟子煩惑何以治之師曰丁二識者以為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師曰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為書之

寂水火不能燋濡蚍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譚其隱淪則遯僊高者豈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陋一至於此自今勿得復禁帝一日問師曰弟子煩惑何以治之師曰十二識者以為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問十二之旨師曰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者以為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師曰安樂禁識者以為修習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又製大乘贊二十四首威行於世（餘諸辭句與夫禪宗旨趣寘會略錄十首及師製十二時頌編于別卷）天監十三年冬將卒忽告衆僧令移寺金剛神像出置于外及密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舉體香柔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慶以事聞帝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因厚禮葬于鍾山獨龍阜仍立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於冢內王筠勒碑於寺門處處傳其遺像焉初師顯迹之始年可五六十許及終亦不老人莫測其年有徐捷道者年九十三自言是誌外舅弟小誌四年計師亡時蓋年九十七矣敕謚妙覺大師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降于雙林鄉傅宣慈家本名翕梁天監十一年年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漉魚獲已沈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僧達磨（時謂嵩頭陁）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其

丑五月八日降于雙林鄉傅宣慈家本名翕梁天監十一年年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漉魚獲已沈

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僧達磨時謂嵩頭陁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其影見大士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韝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擻矣大士躬耕而居之乃說一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　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即與簋籠感去日常傭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當捨田宅設無遮大會大通二年唱賣妻子獲錢五萬以營法會時有慧集法師聞法悟解言我師彌勒應身耳大士恐惑衆遂呵之六年正月二十八日遣弟子傅昳致書于梁高祖書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欲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略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亡相爲因涅槃爲果其中善略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伸論義未逐襟懷故遣弟子傅昳告白昳投太樂令何昌昌曰

慧約國師猶復置啓翕是國民又非長老殊不謙卑豈敢呈達昳燒手御路昌乃馳往同泰寺詢皓法師皓勸速呈二月二十一日進書帝覽

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生勝殘去殺普令百
姓俱稟六齋今聞皇帝崇法欲伸論義未遂襟
懷故遣弟子傳晛告白晛投太樂令何昌昌曰

慧約國師猶復置啓翕是國民又非長老殊不
謙卑豈敢呈達晛燒手御路昌乃馳往同泰寺
詢皓法師皓勸速呈二月二十一日進書帝覽
之遽遣詔迎既至帝問從來師事誰邪曰從無
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昭明問大士何不論
義曰菩薩所說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有邊非
無邊如如正理復有何言帝又問何爲眞諦曰
息而不滅帝曰若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色故
鈍若如是者居士不免流俗曰臨財無苟得臨
難無苟免帝曰居士大識禮曰一切諸法不有
不無帝曰謹受居士來旨曰大千世界所有色
象莫不歸空百川叢注不過於海無量妙法不
出眞如如來何故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
最視一切衆生有若赤子有若自身天下非道
不安非理不樂帝默然大士辭退異日帝於壽
光殿請誌公講金剛經誌公曰大士能耳帝請
大士大士登坐執拍板唱經成四十九頌大同
五年奏捨宅於松山下因雙檮樹而創寺名曰
雙林其樹連理祥煙周繞有雙鶴棲止太清二
年大士誓不食取佛生日焚身供養至日白黑
六十餘人代不食燒身三百人刺心瀝血和香

請大士住世大士愍而從之承聖三年復捨家
資爲衆生供養三寶而說偈曰傾捨爲羣品奉
供天中天仰祈甘露雨流澍普無邊天嘉二年

雙林其樹連理祥煙周繞有雙鶴棲止太清二年大士誓不食取佛生日焚身供養至日白黑六十餘人代不食燒身三百人刺心瀝血和香

請大士住世大士愍而從之承聖三年復捨家資爲衆生供養三寶而說偈曰傾捨爲羣品奉供天中天仰祈甘露雨流澍普無邊天嘉二年大士於松山頂遶連理樹行道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共語爲我補處也其山忽起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雲黃山時有慧和法師不疾而終葛頭陀於柯山靈巖寺入滅大士懸知曰嵩公兜率待我決不可久留也時四側華木方當秀實欻然枯悴陳太建元年己丑四月二十四日示衆曰此身甚可猒惡衆苦所集須慎三業精勤六度若墜地獄卒難得脫常須懺悔又曰吾去已不得移寢牀七日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鍾來鎮于此弟子問滅後形體若爲曰山頂焚之又問不遂何如曰慎勿棺斂但壘甓作壇移屍於上屏風周繞絳紗覆之上建浮圖以彌勒像處其下又問諸佛涅槃時皆說功德師之發迹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天來爲度汝等次補釋迦及傅普敬文殊慧集觀音何昌阿難同來贊助故大品經云有菩薩從兜率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即吾身是也言訖趺坐而終壽七十有三尋猛師果將到纖

成彌勒像及九乳鍾留鎮之須臾不見大士道具十餘事見在晉天福九年甲辰六月十七日錢王遣使發塔取靈骨一十六片紫金色及道

音何昌阿難同來贊助故大品經云有菩薩從
梵率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即吾身是也
言訖趺坐而終壽七十有三尋猛師果將到織

成彌勒像及九乳鍾留鎮之須臾不見大士道
具十餘事見在晉天福九年甲辰六月十七日
錢王遣使發塔取靈骨一十六片紫金色及道
具至府城南龍山建龍華寺寘之仍以靈骨塑
其像

衡嶽慧思禪師武津人也姓李氏頂有肉髻牛
行象視少以慈恕聞于閭里嘗夢梵僧勸出俗
乃辭親入道及稟具常習坐曰唯一食誦法華
等經滿千徧又閱妙勝定經歎禪那功德遂發
心尋友時慧聞禪師有徒數百聞禪師始因背手探藏得中觀論發明禪理此論即西天第十四祖龍樹大士所造遂過稟龍樹乃往受法晝夜攝心坐
夏經三七日獲宿智通倍加勇猛尋有障起四
支緩弱不能行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
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
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夏滿猶無所得深懷
慙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閒豁爾開悟法華三昧
最上乘門一念明達研練逾久前觀轉增名行
遠聞學侶日至激勵無倦機感寔繁乃以大小
乘定慧等法隨根引喻俾習慈忍行奉菩薩三
聚戒衣服率用布寒則加之以艾以北齊天保
中領徒南邁值梁孝元之亂權止大蘇山輕生

重法者相與冒險而至填聚山林　師示衆曰
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即
不得得亦不眞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

乘定慧等法隨根引喻俾習慈忍行奉菩薩三
聚戒衣服率用布寒則加之以艾以北齊天保
中領徒南邁值梁孝元之亂權止大蘇山輕生

重法者相與冒險而至填聚山林　師示衆曰
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即
不得得亦不眞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
通現眞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
縱令囂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
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
語摽名言下當　又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
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
內外起羣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其他
隨叩而應以道俗所施造金字般若法華經時
衆請師講二經隨文發解復命門人智顗代講
至一心具萬行有疑請決師曰汝所疑乃大品
文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於夏中一
念頓發諸法見前吾既身證不勞致疑顗即諮
受法華行三七日得悟（顗即天台教主智者太師如下章出焉）陳光
大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自太蘇山將四十餘僧
徑趣南嶽乃曰吾寄此山止期十載已後必事
遠遊吾前身曾履此處巡至衡陽值一處林泉
勝異師曰此古寺也吾昔曾居俾掘之基址猶
存又指巖下曰吾此坐禪賊斬吾首尋得枯骸
一聚自此化道彌威陳主屢致慰勞供養日爲

大禪師將欲順世謂門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
命常修法華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期于見
證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如無此人吾即遠去

勝異師曰此古寺也吾昔曾居俾掘之基址猶存又指巖下曰吾此坐禪賊斬吾首尋得枯骸一聚自此化道彌盛陳主屢致慰勞供養日爲

大禪師將欲順世謂門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期于見證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如無此人吾即遠去矣時衆以苦行事難無有荅者師乃屏衆泯然而逝小師雲辯號叫師開目曰汝是惡魔吾將行矣何驚動妨亂吾邪癡人出去言訖長往時異香滿室頂暖身柔顏色如常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壽六十有四凡有著述皆口授無所刪改撰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智顗荆州華容人姓陳氏母徐氏始娠夢香煙五色縈繞于懷誕生之夕祥光燭于鄰里幼有奇相膚不受垢七歲入果願寺聞僧誦法華經普門品即隨念之忽自憶記七卷之文宛如宿習十五禮佛像誓志出家恍焉如夢見大山臨海際峯頂有僧招手復接入一伽藍云汝當居此汝當終此十八喪二親於果願寺依僧法緒出家二十進具陳乾明元年謁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思一見乃謂曰昔靈鷲同聽法華經今復來矣即示以普賢

道場說四安樂行師入觀三七日身心豁然定慧融會宿通潛發唯自明了以所悟白思思曰非汝弗證非吾莫識此乃法華三昧前方便初

二親於果願寺依僧法緒出家二十進具陳乾
明元年謁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思一見乃謂
曰昔靈鷲同聽法華經今復來矣即示以普賢

道場說四安樂行師入觀三七日身心豁然定
慧融會宿通潛發唯自明了以所悟白思思曰
非汝弗證非吾莫識此乃法華三昧前方便初
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萬不能窮汝之
辯汝可傳燈莫作最後斷佛種人師既承印可
太建元年禮辭往金陵闡化凡說法不立文字
以辯才故晝夜無倦七年乙未謝遣徒衆隱天
台山佛龍峯有定光禪師先居此峯謂弟子曰
不久當有善知識領徒至此俄爾師至光曰還
憶疇昔舉手招引時否師即悟禮像之徵悲喜
交懷乃執手共至庵所其夜聞空中鍾磬之聲
師曰是何祥也光曰此是犍稚集僧得住之相
此處金地吾已居之北峯銀地汝宜居焉開山
後宣帝建修禪寺割始豐縣租以充衆費及隨
煬帝請師受菩薩戒師爲帝立法名號揔持帝
乃號師爲智者師常謂法華爲一乘妙典蕩化
城之執敎釋草庵之滯情開方便之權門示眞
實之妙理會衆善之小行歸廣大之一乘遂出
玄義曰釋名辯體明宗論用判敎相之五重也
名則法喻齊舉謂一乘妙法即衆生本性在無
明煩惱不爲所染如蓮華處于淤泥而體常淨

故以爲名此經開權顯實廢權立實會權歸實
如蓮之華有含容開落之義華之蓮有隱現成
實之義亦謂從本垂迹因迹顯本夫經題不越

玄義曰釋名辯體明宗論用判教相之五重也名則法喻齊舉謂一乘妙法即衆生本性在無明煩惱不爲所染如蓮華處于淤泥而體常淨

故以爲名此經開權顯實廢權立實會權歸實如蓮之華有含容開落之義華之蓮有隱現成實之義亦謂從本垂迹因迹顯本夫經題不越法喻人單複具足凡七種（單三複三具足一）攝一切名妙法蓮華即複之一也（法譬爲複）名以召體體即實相謂一切相離實相無體故宗則一乘因果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可尊尚故用則力用以開廢會之義有其力故然後判教相者以如來一代之說揔判爲五時八教五時者一佛初成道爲上根菩薩說華嚴時二爲小機說阿含時三彈偏折小歎大褒圓說方等時四蕩相遣執說般若時五會權歸實授三乘人及一切衆生成佛記說法華涅槃時八教者謂化儀四教即頓漸祕密不定也化法四教即藏（生滅四諦）通（無生）別（無量）圓也（無作四諦唯法華圓理乃至治生產業一色一香無非實相）該三世如來所演罄殫其致（四正二接廣如本教）捨此皆魔說故教理既明非觀行無以復性乃依一心三諦之理（眞俗中）示三止三觀一一觀心念念不可得先空次假後中離二邊而觀一心如雲外之月者此乃別教之行相也嘗云破一切惑莫威乎空建一切法莫威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故一中一切中無

假無空而不中空假亦尔即圓教之行相如摩醯首羅天之三目非縱橫並別故（第十四祖龍樹菩薩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斯與楞嚴圓覺經說奢摩他三摩鉢底禪那三觀名目雖殊其教一也）

二邊而觀一心如雲外之月者此乃別教之行相也嘗云破一切惑莫感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故一中一切中無假無空而不中空假亦尔即圓教之行相如摩醯首羅天之三目非縱橫並別故第十四祖龍樹菩薩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名中道義斯與楞嚴圓覺經說奢摩他三摩鉢底禪那三觀名目雖殊其致一也達磨大師以心傳心不帶名數直爲上上根智俾忘筌忘意故與此教同而不同智者禪師窮理盡性備足之門故與禪宗異而非異也三觀圓成法身不素即免同貧子也尚慮學者昧於修性或墮偏執故復創六即之義以絕斯患一理即佛者十法界衆生下至蟭螟同稟妙性從本以來常住清淨覺體圓滿一理齊平故執名相者不信即心即佛觀此而生信也二名字即佛者雖理性坦平而隨流者日用不知必假言教外薰得聞名字生信發解故起信論云以有妄想心故能知名義自此已下節暗證者三觀行即佛者既聞名開解要假前之三觀而返源故圓教外凡也圓觀五陰爲不思議境即五品位大師示居此位別教十信及藏通教皆名資糧位四相似即佛者觀行功深發相似用故內凡也圓伏無明入十信鐵輪位不斷見思惑至七信以去見思惑自殞得六根清淨如經云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云云思大禪師示居此位若別教乃地前三十心也藏通皆名加行位楞嚴經唯識論三十心後別立四加行名位雖同詮旨迥異惟通悟者善巧融會五分眞即佛者三心開發得眞如用位位增勝故發圓初住即銅輪位也如龍女一念成佛現百界身從此轉勝至等覺位凡四十一心盡目眞因分位雖殊圓理無別若別教即名十地藏通皆言見道位六究竟即佛者無明永盡覺心圓極證無所證故妙覺也起信云始本不二名究竟覺仁王名寂滅上忍也別教權佛攝對圓行第二位耳藏通二教佛可知如上六位既皆即佛不屈不濫通異法

報化三身爲正三寶三德屬對交終乃至十種三法含攝無遺偈云道識性般若菩提大乘身涅槃三寶德一一皆三法隨居四土爲依四土者一常寂光法性土也法身居之身土相稱二實報無障礙攝二受用也自受用土報佛自居地受用土登地菩

即名十地藏通皆言見道位六究竟即佛者無明永盡覺心圓極證無所證故妙覺也起信云始本不二名究竟覺仁王名寂滅上忍也別教權佛攝對圓行第二位耳藏通二教佛可知如上六位既皆即佛不屈不濫通異法報化三身爲正三寶三德屬對交絡乃至十種三法含攝無遺偈云道識性般若菩提大乘身涅槃三寶德一一皆三法隨居四土爲依四土者一常寂光法性土也法身居之身土相稱二實報無障礙攝二受用也自受用土報佛自居他受用土登地菩薩所居三方便有餘四淨穢同居並爲應化土也地前菩薩二乘凡夫所居其實則非身非土無優無劣爲對機故假說身土而分優劣師得身土互融權實無礙故三十餘年晝夜宣演生四種益具四悉檀悉徧也檀翻名施禪師之法徧施有情隨根得益如云世界悉檀生歡喜益云云門人灌頂曰記萬言而編結之總目爲天台教別即分諸部類法華玄義文句大小止觀金光明仁王淨名涅槃請觀音十六觀經等及四教禪門凡百餘軸歷代付授盛于江浙隨開皇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帝遣使詔師將行乃告門人曰吾今往而不返汝等當成就佛隴南寺一依我圖侍者曰若非師力豈能成辦師曰乃是王家所辦汝等見之吾不見也師初欲建寺於石橋禪寂見三神人皁幘絳衣從一老僧謂師曰若欲造寺今非其時三國成一當有大力施主與師造寺寺成四即清宜號爲國清言訖不見開皇十八年帝遣司馬王弘入山依圖造寺方應前誌師二十一日到剡東石城寺百尺石像前不進至二十四日顧侍者曰觀音來迎不久應去時門人智朗請曰不審何位何生師曰吾不領衆必淨六根損已利他獲預五品耳五品弟子即法華三昧前方便之位與思大禪師昔語寅符命筆作觀心偈唱諸法門綱要訖趺坐而逝壽六十臘四十弟子等迎歸佛隴巖大業元年九月煬帝巡幸淮海遣使送弟子智璪及題寺額入山赴師忌齋到日集僧開石室唯覩空榻時會

不審何位何生師曰吾不領衆必淨六根損已利他獲預五品耳五品弟子即法華三昧前方便之位與思大禪師昔語寘符命筆作觀心偈唱諸法門綱要訖趺坐而逝壽六十臘四十弟子等迎歸佛隴巖大業元年九月煬帝巡幸淮海遣使送弟子智璪及題寺額入山赴師忌齋到日集僧開石室唯覩空榻時會千僧至時忽剩一人咸謂師化身來受國供師始受禪教終乎滅度常披一壞衲冬夏不釋來往居天台山二十二年建造大道場一十二所國清最居其後及荆州玉泉寺等共三十六所度僧一萬五千人寫經一十五藏造金銅塑畫像八十萬尊事迹甚廣如本傳

泗州僧伽大師者世謂觀音大士應化也推本則過去阿僧祇殑伽沙劫值觀世音如來從三慧門而入道以音聲爲佛事但以此土有緣之衆乃謂大師自西國來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手執楊枝混于緇流或問師何姓即荅曰我姓何又問師是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尋於泗上欲構伽藍因宿州民賀跋氏捨所居師曰此本爲佛宇令堀地果得古碑云香積寺即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然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爲寺額景龍二年中宗遣使迎大師至輦轂深加禮異命住大薦福寺帝及百官咸稱弟子與度慧儼慧岸木叉三

人御書寺額普光王寺三年三月三日大師示滅敕令就薦福寺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帝祝送師歸臨淮言訖異香騰馥帝問萬迴曰僧伽大師

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爲寺額景龍二年中
宗遣使迎大師至輦轂深加禮異命住大薦福
寺帝及百官咸稱弟子與度慧儼慧岸木叉三

人御書寺額普光王寺三年三月三日大師示滅敕
令就薦福寺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帝祝送師
歸臨淮言訖異香騰馥帝問萬迴曰僧伽大師
是何人邪曰觀音化身耳乾符中謚證聖大師
皇朝太平興國中
太宗皇帝重創浮圖壯麗超絕
萬迴法雲公者虢州閿鄉人也姓張氏唐貞觀
六年五月五日生始在弱齡嘯傲如狂鄉黨莫
測一日令家人灑掃云有勝客來是日三藏玄
奘自西國還訪之公問印度風境了如所見奘
作禮圍繞稱是菩薩有兄萬年久征遼左母程
氏思其音信公曰此甚易爾乃告母而往至暮
而還及持到書鄰里驚異有龍興寺沙門大明
少而相狎公來往明師之室屬有正諫大夫明
崇儼夜過寺見公左右神兵侍衛崇儼駭之詰
旦言與明師復厚施金繒作禮而去咸亨四年
高宗召入內時有扶風僧蒙頒者甚多靈迹先
在內每日迴來迴來及公至又曰替到當去迨
翌日而頒卒景雲二年乙亥十二月八日師卒
于長安醴泉里壽八十時異香氤氳舉體柔耎
制贈司徒虢國公喪事官給三年正月十五日

窆于京西香積寺
天台豐干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天台山國
清寺剪髮齊眉衣布裘人或問佛理止荅隨時

翌日而頌卒景雲二年乙亥十二月八日師卒于長安醴泉里壽八十時異香氤氳舉體柔耎制贈司徒號國公喪事官給三年正月十五日

住于京西香積寺

天台豐干禪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居天台山國清寺剪髮齊眉衣布裘人或問佛理止荅隨時二字嘗誦唱道歌乘虎入松門衆僧驚畏本寺廚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拾得二人執爨終日晤語潛聽者都不體解時謂風狂了獨與師相親一日寒山問古鏡不磨如何照燭師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師道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什麼寒拾俱禮拜師尋獨入五臺山巡禮逢一老翁師問莫是文殊否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趙州沙彌舉似和尚趙州代豐干云文殊文殊名犯太祖廟諱下字後迴天台山示滅初問丘公出牧丹丘將議巾車忽患頭疼醫莫能愈師造之曰貧道自天台來謁使君問丘且告之病師乃索淨器呪水噴之斯須立差問丘異之乞一言示此去安危之兆師曰到任記謁文殊普賢曰此二菩薩何在師曰國清寺執爨洗器者寒山拾得是也問丘拜辭乃行尋至山寺問此寺有豐干禪師否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有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在經藏後今閒無人矣寒拾二人見在僧廚執役問丘入師房唯見虎迹復問道翹豐干在此作何行業翹曰唯事舂穀供僧閑則諷詠乃入廚尋訪寒拾如下章敘之

問此寺有豐干禪師否寒山拾得復是何人時有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在經藏後今閒無人矣寒拾二人見在僧廚執役閭丘入師房唯見虎迹復問道翹豐干在此作何行業翹曰唯事舂穀供僧閑則諷詠乃入廚尋訪寒拾如下事敘之

天台寒山子者本無氏族始豐縣西七十里有寒暗二巖以其於寒巖中居止得名也容貌枯悴布襦零落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衆僧殘食菜滓食之或廊下徐行或時叫噪望空慢罵寺僧以杖逐之翻身拊掌大笑而去雖出言如狂而有意趣一日豐干告之曰汝與我遊五臺即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流曰我不去豐干曰汝不是我同流寒山却問汝去五臺作什麼豐干曰我去禮文殊曰汝不是我同流豐干滅後閭丘公入山訪之見寒拾二人圍爐語笑閭丘不覺致拜二人連聲咄叱寺僧驚愕曰大官何拜風狂漢邪寒山復執閭丘手笑而言曰豐干饒舌久而放之自此寒拾相攜出松門更不復入寺閭丘又至寒巖禮謁送衣服藥物二士高聲喝之曰賊我便縮身入巖石縫中唯曰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縫忽然而合閭丘哀慕令僧道翹尋其遺物於林間得葉上所書辭頌及題村墅人家屋壁共

三百餘首傳布人間曹山本寂禪師注釋謂之

對寒山子詩

天台拾得者不言名氏因豐干禪師山中經行

縮身入巖石縫中唯曰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縫忽然而合閻丘哀慕令僧道翹尋其遺物於林間得葉上所書辭頌及題村墅人家屋壁共

三百餘首傳布人間曹山本寂禪師注釋謂之

對寒山子詩

天台拾得者不言名氏因豐干禪師山中經行至赤城道側聞兒啼聲遂尋之見一子可數歲初謂牧牛子及問之云孤棄于此豐于乃名爲拾得攜至國清寺付典坐僧曰或人來認必可還之後沙門靈熠攝受令知食堂香燈忽一日輒登坐與佛像對盤而餐復於憍陳如上坐塑形前呼曰小果聲聞僧驅之靈熠忽然告尊宿等罷其所主令廚內滌器常日齋畢澄濾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即負之而去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姓个什麼在何處住拾得放下掃箒叉手而立寺主罔測寒山搥胷云蒼天蒼天拾得却問汝作什麼曰豈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哭笑而出有護伽藍神廟每日僧廚下食爲烏所有拾得以杖拄之曰汝食不能護安能護伽藍乎此夕神附夢于合寺僧曰拾得打我詰旦諸僧說夢符同一寺紛然牒申州縣郡符至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爲賢士（隱石而逝見寒山章）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以拾得偈附之今

略錄數篇見別卷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者未詳氏族自稱名契此形裁腲（烏罪切）腇（奴罪切）蹙額皤腹出語無定寢

說夢符同一寺紛然牒申州縣郡符至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爲賢士（隱石而逝）（見寒山章）時道翹纂錄寒山文句以拾得偈附之今略錄數篇見別卷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者未詳氏族自稱名契此形裁腲（烏罪切）腇（奴罪切）蹙額皤腹出語無定寢臥隨處常以杖荷一布囊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鄽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醢醢魚菹才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布袋師也嘗雪中臥雪不沾身人以此奇之或就人乞其貨則隻示人吉凶必應期無忒天將雨即著濕草屨途中驟行遇亢陽即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居民以此驗知有一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僧背一下僧迴頭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汝一文師放下布囊又手而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又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又手保福曰爲只如此爲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遮裏作什麼師曰等个人曰來也來也（歸宗）柔和尚別云歸去來師曰汝不是遮个人曰如何是遮个人師曰乞我一文錢　師有歌曰只个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眞實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前眞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只明無學地非凡非聖復若乎不彊分別聖

師曰乞我一文錢　師有歌曰只个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眞實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前眞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只明無學地非凡非聖復若乎不彊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清高稱道情攜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　又有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嶽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其後他州有人見師亦負布袋而行於是四衆競圖其像今嶽林寺大殿東堂全身見存

諸方雜舉徵拈代別語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因一日得見乃問云汝當於何住我一千年領諸眷屬覓汝起處不得金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法眼舉云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且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麼

外道問佛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拜云善哉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已阿難問佛云外道以何所證而言得入佛云如世間良馬見鞭影而行玄覺徵云世尊舉鞭處　雲居錫云要會麼如今歸堂去復是阿誰東禪齊拈云什麼處是外道出處衆中道世尊良久時便是舉鞭處恁麼會還得已否

外道問佛云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拜云善哉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已阿難問佛云外道以何所證而

言得入佛云如世間良馬見鞭影而行（玄覺徽云世尊舉鞭處　雲居錫云要會麼如今歸堂去復是阿誰　東禪齊拈云什麼處是外道　密處衆中道世尊良久時便是舉鞭處恁麼會還得已否）什麼處是

緊那羅王奏無生樂供養世尊王敕有情無情俱隨王去若有一物不隨王即去佛處不得又無肰足王入大寂定王敕有情無情皆順於王如有一物不順王即入大寂定不得（雲居錫云有情去也且從只如山河大地是無情之物作麼生說亦隨王去底道理）

劉賓國王秉劒詣師子尊者前問曰師得蘊空否師曰已得蘊空曰既得蘊空離生死否師曰已離生死曰既離生死就師乞頭還得否師曰身非我有豈況於頭王便斬之出白乳王臂自墮（玄覺徽云且道斬著斬不著　玄沙云大小師子尊者不能與頭作主　玄覺又云玄沙恁麼道要入作主不要入作主若也要入作主蘊即不空若不要入作主玄沙恁麼道意在什麼處試斷看）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爲什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法眼代云弟子鎖大師鎖　法燈代云還我鎖匙來又老宿代云吉州鎖虔州鎖）

或問僧承聞大德講得肇論是否曰不敢曰肇有物不遷義是否曰是或人遂以茶盞就地撲破曰遮个是遷不遷無對（法眼代拊掌三下）

樂普侍者謂和尚曰肇法師制得四論甚奇怪

樂普曰肇公甚奇怪要且不見祖師侍者無對（法燈代云和尚什麼處見　雲居錫云什麼處是肇公不見祖師處莫是有許多言語麼又云肇公有多少言語）

有兩僧各住庵尋常來往偶旬日不會一日上

有物不遷義是否曰是或人遂以茶盞就地撲破曰遮个是遷不遷無對法眼代拊掌三下

樂普侍者謂和尚曰肇法師制得四論甚奇怪

樂普曰肇公甚奇怪要且不見祖師侍者無對法燈代云和尚什麼處見 雲居錫云什麼處是肇公不見祖師處莫是有許多言語麼又云肇公有多少言語

有兩僧各住庵尋常來往偶旬日不會一日上山相見上庵主問曰多時不見在什麼處下庵主曰只在庵裏造个無縫塔子上庵主曰某甲也欲造个無縫塔就庵主借取樣子曰何不早道恰被人借去也法眼舉云且道借伊樣子不借伊樣子

有婆子令人送錢去請老宿開藏經老宿受施利便下禪牀轉一匝乃云傳語婆子轉藏經了也其人迴舉似婆子婆云比來請開全藏只爲開半藏玄覺徵云什麼處是欠半藏處且道那个婆子具什麼眼便恁麼道

誌公令人傳語思大禪師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麼思大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更有甚衆生可教化玄覺徵云且道是山頭語山下語

龍濟修山主問翠巖曰四乾闥婆王奏樂供養世尊直得須彌振動大海騰波迦葉起舞菩薩得忍不動聲聞頗我只如迦葉作舞意旨如何對曰迦葉過去生中曾作樂人來習氣未斷山主曰須彌大海莫是習氣未斷否翠巖無對法眼代云正是習氣

有僧親附老宿一夏不蒙言誨僧歎曰只恁麼空過一夏不聞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亦得也老宿聞之乃曰闍梨莫誓音西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恁麼道了叩齒三下曰適來無端恁麼道鄰

主曰須彌大海莫是習氣未斷否翠巖無對法眼代云正是習氣

有僧親附老宿一夏不蒙言誨僧歎曰只恁麼空過一夏不聞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亦得也老宿聞之乃曰闍梨莫誓音西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恁麼道了叩齒三下曰適來無端恁麼道鄰房僧聞曰好一鑊羹被兩顆鼠糞污却玄覺微云且道讚歎語不肯語若是讚歎為什麼道鼠糞污却若不肯他有什麼過驗得麼

僧肇法師遭秦主難臨就刑說偈曰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玄沙云大小肇法師臨死猶謾語

僧問老宿云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个什麼力老宿云不欺之力法眼別云不會古人語

李翺尚書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老宿曰法身凝寂無去無來法眼別云汝作什麼來法燈別云非公境界

有道流在佛殿前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什麼處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識得汝

禪月詩云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隨和尚舉問禪月如何是此心無對歸宗柔代云能有幾人知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為什麼假船無對天台韶國師代云不欲驚衆

聖僧像被屋漏漏有人問既是聖僧為什麼有漏天台國師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大隨和尚舉問禪月如何是此心無對歸宗柔代云能有幾人知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爲什麼假船無對天台韶國師代云天台國師代云不欲驚衆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既是聖僧爲什麼有漏天台國師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爲命僧曰是曰爲什麼却向水中死無對杭州天龍機和尚代云是伊爲什麼不去岸上死

僧問雲臺欽和尚如何是眞言欽曰南無佛陀邪大章如麼主別云作麼作麼

江南國主問老宿予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向什麼處放歸宗柔代云好放處

南泉和尚遷化陸亘大夫來慰院主問大夫何不哭先師大夫曰院主道得亘即哭無對歸宗柔代云哭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延巳不肯乃別云誰人欠少法眼別云誰是不足者

有施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法眼代云心期滿處即知

法燈問新到僧近離什麼處曰廬山師拈起香合曰廬山還有遮个也無僧無對師自代云尋香來禮拜和尚

僧問仰山彎弓滿月齧鏃意如何仰山曰齧鏃

僧擬開口仰山曰開口驢年也不會僧無對南泉代側身而立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法師

法燈問新到僧近離什麼處曰廬山師拈起香合曰廬山還有遮个也無僧無對（師自代云尋香來禮拜和尚）

僧問仰山彎弓滿月蠶鍬意如何仰山曰蠶鍬

僧擬開口仰山曰開口驢年也不會僧無對（南泉代側身而立）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法師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無對（溈山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仁者仰山代法師云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有語即向伊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偃臺感山主到圓通院相看第一坐問曰圓通無路山主爭得到來（歸宗柔代云不期又得相見）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地藏問是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為是說是不說無對（歸宗柔代云此迴歸去故請流通）

歸宗柔和尚問僧看什麼經曰寶積經柔曰既是沙門為什麼看寶積無對（柔自代云古今用無極）

劉禹端公因雨問先雲居和尚雨從何來曰從端公問處來端公歡喜讚歎雲居却問端公從何來無語有老宿代云適來道什麼（歸宗柔別云謝和尚垂三昔有三僧雲遊擬謁徑山和尚遇一婆子時方收稻次一僧問曰徑山路何處去婆曰驀直去僧曰前頭水深過得否曰不濕膝僧又問上岸稻得恁麼好下岸稻得恁麼怯曰下岸稻揔被螃蟹喫却也僧曰太香生曰勿氣息僧又問婆

住在什麼處曰只在遮裏三僧乃入店內婆煎茶一餅將盞子三个安盤上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無對又不敢傾茶婆曰看老朽

僧曰前頭水深過得否曰不濕脚僧又問上岸稍得恁麼好下岸稍得恁麼怯曰下岸稍揔被螃蟹喫却也僧曰太香生曰勿氣息僧又問婆住在什麼處曰只在遮裏三僧乃入店內婆煎茶一餅將盞子三个安盤上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無對又不敢傾茶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也於是便拈盞子傾茶行

法眼和尚謂小兒曰因子識得你邪你邪名什麼無對（法燈代云但將衣神掩面）法眼却問一僧若是孝順之子合下得一轉語且道合下得什麼語無對（法眼自代云他是孝順之子）

僧問講彌陀經坐主水鳥樹林皆悉念佛念法念僧作麼生講坐主曰基法師道眞友不待請如母赴嬰兒僧曰如何是眞友不待請（法眼代云此是基法師語）

泉州王延彬入招慶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有人敢道大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大師不在否（法眼別云太傳識大師）

僧舉佛說法有一女人忽來問訊便於佛前入定時文殊近前彈指出此女人定不得又托昇梵天亦出不得佛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有網明菩薩能出此定須臾網明便至問訊佛了去女人前彈指一聲女人便從定而起（五雲和尚云不唯文殊不能出此定但恐如來也出此定不得只如教意怎生體會）

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沙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眞个道場（玄覺微云只如此二尊者語還有親疎也）

入定不得下方有綱明菩薩能出此定須臾綱明便至問訊佛了去女人前彈指一聲女人便從定而起（五雲和尚曰不唯文殊不能出此定但恐如來也出此定不得只如教意怎生體明）

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玄覺微云只如此二尊者語還有親跡也無）

雲巖院主遊石室迴雲巖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看爲只恁麼便迴來（院主無對）洞山代云彼中已有人占了也雲巖曰汝更去作什麼洞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將死思使來取僧告曰某甲身爲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爲白王若許即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去至七日後方來見其僧不見後有人舉問一僧若來時如何抵擬他（洞山代云被他見得也）

洞山會下有老宿去雲巖迴洞山問汝去雲巖作什麼荅云不會（洞山自代云堆堆地）

臨濟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別僧來師舉拂子僧並不顧師亦打又一僧來參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見示師亦打（雲門代云只疑老漢火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濟機在）

閩王送玄沙和尚上船玄沙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遮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歸宗柔別云不因和尚不得到遮裏）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荅話（玄沙云何曾密歸宗柔別老宿云你因什麼得見）

法眼和尚問講百法論僧百法是體用雙陳明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荅話（玄沙云何曾密　歸宗柔別老宿云你因什麼得見）

法眼和尚問講百法論僧百法是體用雙陳明門是能所兼舉坐主是能法坐是所作麼生說兼舉（有老宿代云某甲喚作个法坐　歸宗柔別云不勞和尚如此）

僧舉教云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神攝向二鐵圍山（五雲曰什麼處是二鐵圍山還會麼如今若有人起佛法之見吾與亨茶兩甌且道賞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

洪州大寧院上狀請第二坐開堂人問何不請第一坐（法眼代云不勞如此）

洞山行腳時會一官人曰三祖信心銘弟子擬注洞山曰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作麼生注（法眼代云恁麼即弟子不注也）

法眼和尚因患腳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不能動及至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什麼語僧曰和尚且喜得較師不肯（自別云和尚今日似減）

九峯和尚入江西城人問入鄽教化以何爲眼九峯曰日月不曾亂（法眼別云待有眼）

僧問龍牙終日驅驅如何頓息龍牙曰如孝子喪却父母始得（東禪齊云衆中道如喪父母何有閑眼恁麼會還息得人疑情麼除此外又作麼生會　龍牙意）

僧問龍牙十二時中如何著力龍牙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東禪齊云好言語且作麼生會嘗聞一僧他道無手底人何更行得拳也及問伊佛法伊便休去將知路布說得無用處不如子細體取方人意好）

閻王送玄沙和尚上船玄沙扣船召曰大王手能出得遮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歸宗柔別云不因和尚不得到遮裏）

僧問龍牙經曰驅驅如何頓息龍牙曰如孝子喪却父母始得東禪齊云衆中道如喪父母何有閑暇恁麼會還息得人疑情麼除此外又作麼生會

龍牙意

僧問龍牙十二時中如何著力龍牙曰如無手人欲行拳始得東禪齊云好言語且作麼生會嘗問一僧他道無手底人何更行得拳也及問伊佛法伊便休去將知路布說得無用處不如子細體取古人意好

鼓山曰欲知此事如一口劒僧問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劒鼓山曰拽出遮死屍著僧應諾便歸僧堂結束而去鼓山晚間聞去乃曰好與拄杖東禪齊云遮僧若不肯鼓山有什麼過若肯何得便發去又鼓山拄杖賞伊罰伊具眼底上坐試商量看

有庵主見僧來豎火筒曰會麼曰不會庵主曰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却問三十年前用个什麼歸宗柔代云也要知

招慶和尚拈鉢囊問僧你道直幾錢歸宗柔代云留與人增價

雲門和尚以手入木師子口曰咬殺我也相救歸宗柔代云和尚出手太殺

有坐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迴顧小師不對如是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有什麼事小師曰和尚幾年喚他即得某甲才喚便發業法燈代云咄叱

鵝子趂鵝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顫有人問僧一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鵝子見佛爲什麼却顫法燈代云怕佛

悟空禪師問忠坐主講什麼經曰法華經悟空曰若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爲證明大德講什麼人證明法燈代云謝和尚證明

僧問老宿鼃兮歸去來食我家園甚如何是家

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爲什麼却顫法燈代云怕佛

悟空禪師問忠坐主講什麼經曰法華經悟空曰若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爲證明大德講什麼人證明法燈代云謝和尚證明

僧問老宿黿兮歸去來食我家園葚如何是家園葚玄覺代云是你食不得法燈別云虧却你口

官人問僧名什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椀沙與上坐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別云此猶是揀底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人報庵主大王來請起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曰是王曰見師爲什麼不起法眼代云未足酬恩

僧辭趙州和尚趙州謂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莫舉法眼代云恁麼即不去也

泗州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坐日日禮拜還見大聖麼法眼代云汝道禮拜是什麼義

僧問圓通和尚一塵才起大地全收還見禪牀麼圓通曰喚什麼作塵又問法燈曰喚什麼作禪牀東禪齊云此二尊宿語明伊問處不明伊問處若明伊問處還得盡善也未試斷看忽然向伊道你指示我更要荅話又作麼生會莫道又荅一轉子

玄覺和尚聞鳩子叫問僧什麼聲僧曰鳩子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東禪齊云上坐道丈鳩子聲便成謗去什麼處是謗處若道不是還得麼上坐且道玄覺意作麼生

保福僧到地藏地藏和尚問彼中佛法如何曰保福有時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地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个什麼不塞你耳聞云

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東禪齊云上坐道又鴆子聲使成霧去什麼處是謗處若道不是還得麼上坐且道玄覺意作麼生

保福僧到地藏地藏和尚問彼中佛法如何曰

保福有時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地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个什麼不塞你耳聞个什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東禪齊云那僧聞了忽然匿去更不他遊上坐如今還得麼若不會每日見个什麼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佛麼法眼代云汝是什麼人

人問僧無爲無事人爲什麼却有金鎖難五雲代云只爲無爲無事

老宿問僧什麼處來曰牛頭山禮拜祖師來老宿曰還見祖師麼歸宗柔代云大似不相信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裏法燈代云汝念什麼經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久嚮大德注道德經僧曰不敢曰何如明皇法燈代云是弟子

雲門和尚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來雲門曰江西一隊老宿寮語住也未僧無對五雲代云興猶未已後有僧問法眼和尚不知雲門意作麼生法眼曰大小雲門被遮僧勘破五雲曰什麼處是勘破雲門處要會麼法眼亦被後僧勘破也

因開井被沙塞却泉眼法眼問僧泉眼不通被沙塞道眼不通被什麼物礙僧無對師自代云被眼礙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七

雲門被迦伽藍要會麼法眼亦被後僧拽破也

因開井被沙塞却泉眼法眼問僧泉眼不通被沙塞道眼不通被什麼物礙僧無對師自代云被眼礙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七